



吉藏的八不中道

廖明活

於拙作「吉藏學說初探(二)」——以無得為基本精神的吉藏教學「中」①，我們會通過「無得正觀」意義的探討，鈎畫出吉藏學說的中心方向。惟吉藏著作裏有幾個經常出現的概念，一向被視為三論教學精髓所在。要闡述吉藏的思想，便不能不對它們作點解釋。以下討論的「八不」與「中道」，便是此等概念中之表者②。

註：

① 見「內明」一〇八一—一四期(一九八一、香港)。

② 至於吉藏對「二諦」與「佛性」觀念的闡釋，吾亦已另撰文討論，將分別刊登於「香港大學中文系系刊」第一期(一九八二、香港)與「東方文化」第十九期(一九八一、香港)。

(一) 八不中道說在吉藏教學裏的位置

自佛陀初轉法輪，提出「中道」的觀念，歷代各佛教宗派都非常重視中道理想的體現。但最能恰切發揮中道說所蘊含的不落兩邊精神的，無疑是龍樹、提婆等諸中觀系大師。中觀系佛教顯名思義是以演述中道教旨為依歸。吉藏既自詔為中觀思想在中國的正統繼承者，對中道這問題便自然非常重視。吉藏以為中道是佛陀教說之本，佛一切言教無非在陳明中道這「一理」：

二乘生滅斷常心，不行中道，不見佛性。中道是本。既不識本，豈能知末？既不見理，豈能識教①？

在吉藏眼裏，一切經論均是明「中道正觀」：

一切論通明中道正觀，故一切論皆是一論；一切經亦通明中道通明正觀，則一切經是一經②。

又現存龍樹諸著作中，論述中道教旨最透闢者，象所周知是「中觀頌」，而漢譯「中觀頌」是以「八不」開章的：

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，能說是因緣，善滅諸戲論，我稽首禮佛，諸說中第一③。

因此吉藏每視不生、不滅、不常、不斷、不一、不異、不來、不出，這「八不」為龍樹中道觀的詮釋④，並將它們與「中道」並陳⑤，力辨其重要性。例如「大乘玄論」卷二云：

八不者，蓋是諸佛之中心，象聖之行處也⑥。

「中觀論疏」卷二亦云：

八不為象教之宗歸，群聖之原本⑦。

稍後並謂：

妄念以不悟八不，即不識二諦；不識二諦，即二慧不生；二慧不

生，即有愛見煩惱。以煩惱故即便有業，以有業故即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故知失於八不，有六趣紛然⑧。

可見若要了解吉藏的中道觀，對其八不義先有點認識是必要的。

註：

① 「二諦義」卷上(大正藏四五、八〇中)。

② 「百論疏」卷上(大正藏四二、二三二下)。

- ③「中論」卷一（大正藏三〇、一中）。
- ④「大乘玄論」卷二云：「八不具三種中道，即是二諦也。」（大正藏四五、二五下）。
- ⑤例如「大乘玄論」與「二諦章」釋中道；都是「中道」與「八不」合言。
- ⑥大正藏四五、二五上。
- ⑦大正藏四二、二〇中。
- ⑧同上註、二一中。

（二）吉藏論「八不」

吉藏在「大乘玄論」卷一曾詳細解釋「中論頌」之所以「牒八不在初」，充分反映出他對「八不」說主旨的理解：

「所以牒八不在初者，欲洗淨一切有所得心。有得之徒，無不墮此八計中。如小乘人言，謂有解之可生，惑之可滅；乃至眾生從無明流來，反本還源故去。今八不橫破八迷，豎窮五句。以求彼生滅不得，故言不生不滅。生滅既去，不生不滅、亦生滅亦不生滅、非生滅非不生滅五句自崩①。」

「中論頌」開章標示「八不」是爲了表明其宗旨是「洗淨一切有所得心」，可見依吉藏的理解，「八不」的主題也便是「無得」。又有情象生之所「得」不勝枚舉，今龍樹所以僅列生、滅、斷、常、一、異、去、來八見，乃因一切迷見，究其源不出此八計外。「中觀論疏」卷一曾以五義答覆「象計非一，何故止列八計」之問，反覆不外陳明此意：

「問：『象計非一，何故止列八計？』」

答：『有五義：一者雖有九十六種，畧說八計；如部雖有二十，畧明五部。二者此八計是象計中大，列大則小可知。三者八計之中，前二計人，後六執法，舉法人則總攝一切。四者前計二天所說，後六計人所說，人天該羅象異。五者八計之中，七爲有因，一爲無因。有因無因，具攝收萬執②。』

跟着吉藏便以青目註爲準，列舉諸家象迷，以示生、滅、斷、常、一、異、去、來八計網羅了所有一切異執。例如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說，便是執「常」；大眾部之過未無體說，則是執「斷」③。又大眾部主張因果一體，是墮於「一」；上座部主張因

果異體，是墮於「異」④。至於論到計「生」「滅」「去」「來」，吉藏嘗以地論師的如來藏緣起說爲例釋之：

「地論人計本有佛性，從此能生萬物違順等用，謂從有生⑤。地論師有乖真起妄之來，息妄歸真之去。如此來去，悉同外道⑥。」

地論師以爲萬法爲如來藏受無明薰染而生現，此計「生」也。以爲有妄法依真心而起，此計「來」也。以爲修行的結果是去除妄念，回復真心的本然淨性，此計「去」也。又此八計不但總攝了上述一切有關世界本源、因果關係、時空關係等存有論問題的計著，也包括了認爲有「解之可生，惑之可滅」，有「涅槃之可得，生死之待脫」等對成聖意義與過程的誤解：

「以八不洗除盡淨諸法。……行波若之因，會涅槃之果，皆爲八不所不。不此深勝法，以不而爲深義，深義亦不也⑦。」

總之，生、滅、斷、常、一、異、去、來八計收攝盡一切定見。而「八不」說所訓示的，乃是一切定見的「洗除盡淨」。不但情欲上知解上的定見要「洗除盡淨」，甚或對成佛之因的「般若」，成佛之果的「涅槃」，以至對「八不」深義自身，若一有定著，也同樣要「洗除盡淨」。

吉藏在「大乘玄論」卷二中曾這樣比較自家與成實師所言的「不」、「非」、與「絕」：

「明經之深處即是「八不」，不則不於一切法也。以不而明義，故知其深奧也。如「成論」等釋，雖言「百非」、「百不」與「絕」等，而有理存焉，謂得還成失。即是小乘觀行有所得，不離斷常心，非關經之深遠也。今明以不而爲義，義即該廣也⑧。」

成實師以真諦爲表「空無所有」，其學說有「不生」的一面；他們又以假相宛然的萬法爲俗諦，則其學說亦有「不滅」一面。推而廣之，地論師攝論師所述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自其非爲生滅界之一法，也未嘗不可形容之爲「不生不滅」。其實不生、不滅、不常、不斷等辭套在不同思想體系裏可以有不同的意義，如是不但三論教學可以講「八不」，成實師，地論師與攝論師也同樣可以講「八不」。但成實師、地論師、攝論師都持有固定的存

有論見解，「不」、「非」、「絕」在他們的體系中均是對存有狀態的表述，是指實語。這就三論教學的觀點看，是跟龍樹用「八不」來排遣一切定見的主旨大相逕庭：

「師云：標此八不，攝一切大小內外。有所得人，心之所行，口之所說，皆墮在八事中。今破此八事，即破一切大小內外有所得人，故名八不。」

所以然者，一切有所得人生心動念即是「生」，欲滅煩惱即是「滅」，謂己身無常為「斷」，有常住可求為「常」，真諦無相為「一」，世諦萬象不同為「異」，從無明流來為「來」，返本還原出去為「出」。裁起一念心，即具此八種顛倒。今一一歷心觀此無從，令一切有所得心畢竟清淨，故云不生不滅，乃至不來不出也⑨。

依法朗（「師」）之意，衆生因「心生動念」，遂有生、滅、斷、常等等諸計之來。龍樹標此「八不」是要「不」掉此諸計。「八」不既是對計著之症而下的藥，也便不能是指謂某些「定理」。其實存念於「八不」自身尚且不可，何況是存念於「一切空無」（成實師）、「清淨本體」（地論師、攝論師）等實理？

「問：『但應釋八不，云何乃遍呵自他耶？』」

答：『以遍破自他有所得心。……所以然者，（中）論主爲學佛教人著語言名字，故失『無生』。今聞八不無生，還復作義解者，即八不還復成病。如此之人，即不可化。……是以常須心無所依，即是悟八不也⑩。』

「八不」是「遍破自他有所得心」，則「八不」是掃蕩語，非是指實語。其意義並不在指謂某些特殊義理，而反而是在化解對一切特殊義理之計著：

「『（中）論』云：『此八事總破一切法。』破一切法者，歷破衆生心所行事。衆生心唯行此八事中，故今皆悉不之，令心無所行。無所行故無所得，即是適悟無生⑪。』

前引說「常須心無所依，即是悟八不也」，這裏又說八不「令心無所行」，則「八不」說的歸宿，要不外是三論教學「無得正觀」那一無所住，一無所依的宗義而已。

註：

- ① 「大乘玄論」卷一（大正藏四五、一九下）。又見「中觀論疏」卷一（大正藏四二、一〇下）。
- ② 「中觀論疏」卷一（大正藏四二、一四上）。
- ③ 見「中觀論疏」卷二（大正藏四二、二四上）。
- ④ 同上註。
- ⑤ 「中觀論疏」卷三（大正藏四二、三六中）。
- ⑥ 同上註、三八中。
- ⑦ 「大乘玄論」卷二（大正藏四五、二五中下）。
- ⑧ 同上註、二五中。
- ⑨ 「中觀論疏」卷二（大正藏四二、三一中）。
- ⑩ 同上註、三一下—三二上。
- ⑪ 同上註、二七上。

（三）何謂中道？

在吉藏的學說裏，「八不」說是被視作「中道」說的詮釋。甚麼是「中道」呢？「大乘玄論」卷一云：

「立名者，不真不俗，亦是中道，亦名無所有，亦名正法，亦名無住①。」

此節把「中道」、「無所有」、「無住」看成同義辭。又這裏以「不真不俗」爲中道，「中觀論疏」卷一則以「非世非出世」爲中道：

「今明求世間出世間畢竟不可得，即是非世非出世，乃名中道②。」

又吉藏嘗以寂有無諸邊爲「中道」：

「以漚和宛然波若故，不著於有；波若宛然漚和故，不滯於無。不累於有，故常著冰消；不滯於無，故斷無見滅。寂此諸邊，故名中道③。」

凡此均足見三論教學所了解的「中道」無它，也便是「無得正觀」那雙遣二邊，無所依得的態度；亦即「八不」那「心無所依」，「心無所行」的精神。如此吉藏由論「八不」進而顯「中道」，在義理上是非常順適自然的事。

雙遣二邊的「無得正觀」，吉藏每名之爲「不」。今吉藏中道觀既以「無得」爲本，因此他亦常用「不二」一辭界定中道：

「不二之門，則中實之理。以一道清淨，故云不二；遠離二邊，目之爲中。中對偏以受稱，不二待二以得名。約義不同，體無有異④。」

又吉藏既盛唱二諦之「二」在表「不二」，故他又謂中道是二諦體。以爲二諦說的成立，目的也不外是「爲顯中實之道」：

「所以明中道爲二諦體者，二諦爲表不二之理。如指月，意不在指，意令得月。二諦教亦爾，二諦爲表不二，意不在二，爲令得於不二，是故以不二爲二諦體⑤。」

佛赴緣說真俗兩教，意爲顯中實之道。但緣迷二教，不悟中實，成斷常病。今破緣邪執，申佛正教也⑥。」

又一方面有真俗二諦教用「二」，另一方面有中道實諦正體「一」，合則成三。由是吉藏遂由二諦進而提出三諦觀念，稱真諦俗諦爲「方便二諦」，而尊中道爲「唯一實諦」，並以言第三中道實諦爲三論教學勝義所在：

「今（三論師）意有第三諦，彼（成實師）無第三諦。彼以理爲諦，今以教爲諦。彼以二諦爲天然之理，今明唯一實諦，方便說二。如唯一乘，方便說三⑦。」

但要注意的，是吉藏雖稱中道爲「唯一實諦」，這並非是說以他爲有一定然的中道實體實理，獨居於真俗二諦之外。蓋以「寂諸邊」爲中道，中道也便祇是一化解偏執的作用。形容它爲「二諦體」，爲「中實之理」，爲「唯一實諦」，不過是欲表明「中道」所彰顯的無得精神，乃是三論教學的精髓所在。吉藏所申的「中道」，決非常人所理解的居兩偏中間的較溫和中立之道，也非包容有無、真俗、斷常等對立面的一兼收並蓄之原理，這點吉藏在其著作中解釋得很清楚，是絕無疑問的。「中觀論疏」卷二即有以下一段話：

「問：『云何真諦雖無而有，俗諦雖有而無？』

答：『此由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，故有宛然而無。不動實際，建立諸法，故無宛然而有。……然離二諦無別中道，即因緣二諦名爲中道⑦。』

說「然離二諦無別中道，即因緣二諦名爲中道」，正是要表

明「中道」是由二諦假名相翻互奪所見的消解定計的作用，非離此作用別有一可供作見著的「中道」定理，而反成窒礙也。

註：① 大正藏四五、一六下。

② 大正藏四二、九上。

③ 「大乘玄論」卷五（大正藏四五、五五下）。

④ 「淨名玄論」卷一（大正藏三八、八五五下）。

⑤ 「二諦義」卷下（大正藏四五、一〇八中）。

⑥ 「大乘玄論」卷五（大正藏四五、七〇上）。

⑦ 「大乘玄論」卷一（大正藏四五、一九中）。

⑧ 大正藏四二、二〇中下。

（四）吉藏的四中說

爲了表明三論教學所明的「中」並非是兼具兩對立面或居兩對立面的中間的「中」，而是超乎一切對待的「中」，吉藏於「中觀論疏」卷一裏提出了「對偏」、「盡偏」、「絕待」三種中。「三論玄義」除此「三中」外，另加「成假」一中，遂有「四中」①。

首先「對偏中」者，「三論玄義」這樣界定之：

「對偏中者，對大小學人斷常偏病，是故說對偏中也②。」

「中觀論疏」卷三於此解釋相同：

「對偏中者，此約所詮之理，對破偏病，故名爲中③。」

可見第一重「對偏中」之來，是爲了表示三論教學所陳之「中道」，乃是「對大小學人斷常偏病」而發。大小學人或偏於生，或偏於滅，或偏於有，或偏於空。三論師憫其各繫一端，多有滯礙，遂盛唱「中道」以救之。三論師非是因見有一中實之理，遂立「中」一辭指謂之。他們祇是因破偏才說「中」。「中」既是对應偏病假立，故稱之爲「對偏中」。

第二「盡偏中」，「三論玄義」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盡偏中者，大小學人有於斷常偏病，則不成中。偏病

若盡，則名爲中。是故經云：衆生起見凡有二種；一斷、二常。如是二見不名中道，無常無斷，乃名中道，故名「盡偏中」也④。」

「中觀論疏」卷三則進而指出這「盡偏中」的未圓滿處：

「盡偏中者，蓋是洗淨斷常，故強名為『中』。雖盡於偏，而有於中⑤。」

第二重「盡偏中」是指第一重「對偏中」洗盡大小學人生滅有無偏病後而達到的全無偏病的境界。就此境界空却一切偏見，對比下便名狀之為「中」。但領此第二重「中」的行人是「雖盡於偏，而有於中」，以「中」為一可得有之對象，有於「中」則「中」還成偏，嚴格來說偏病仍有所未盡。要到第三重的「絕待中」，才是真正的「盡偏」。

「三論玄義」這樣形容「絕待中」：

「絕待中者，本對偏病，是故有中；偏病既除，中亦不立。非中非偏，為出處眾生，強名為中，謂絕待中⑥。」

「中觀論疏」卷一於此所言較詳，並簡別出兩種絕待中，然陳其義仍不出於「三論玄義」所述之外：

「『絕待中』者凡有二種：一者如『涅槃』云：有小涅槃，有大涅槃。小涅槃者，待苦說樂；大涅槃者，絕此苦樂，乃名大樂。此之絕待，猶是待義。二者此絕待涅槃不可說其苦樂，不知何以美之，強名為樂，乃稱大樂，方是絕待中⑦。」

第三重「絕待中」之勝於第二重「盡偏中」，是它除「偏」而又不住「中」，甚至「中」「偏」的對待亦泯絕，而至于絕對的無待。其實祇因眾生有偏，佛才假名說「中」。佛境中何來有「中」「偏」的分別？就如眾生欣趣「待苦說樂」的小涅槃，佛乃說有大涅槃，為去絕對待苦樂的「大樂」。其實涅槃何關乎苦樂？故苟契會中道實諦者，必是方便說「中」說「偏」，而實無心於「中」「偏」。「法華遊意」嘗提到「道未嘗偏中，但為對昔偏病，是故說中」，其所明者也便是這因「偏」明「中」，道本無偏亦無中的「絕待中」道理：

「問：『何故明中道邪？』」

答：『道未曾偏中，但為對昔偏病，是故說中。所以然者，如來昔說五乘為顯不五。既無有五，亦無不五，本性寂然，無所依倚，名為中道。……今破此諸邊，令心無所著，即是

「妙法蓮華經」，故名中道也⑧。』

以「本性寂然，無所依倚」，「破此諸邊，令心無所著」為中道，則三論教學的中道義，亦實即是「無得正觀」也。

但由「對偏中」而顯的「絕待中」，究竟還祇是就「偏」「中」概念上相翻而虛立的「中」，若不落在現實行為界以觀其實義，此種概念的相翻可以無窮，而到底離開不了空談。然究竟「絕待中」這道理落實於實際生活中的意義如何？「三論玄義」於「絕待中」之後另出「成假中」，便是要解決這問題：

「成假中者，有無為假，非有非無為中。由非有非無故說有無，如此之中為成於假，謂成假中也。所以然者，良由正道未曾有無，為化眾生假說有無，故以非有非無為中，有無為假也⑨。」

「成假中」者，「中」為成於假，亦即說中道無待的理想，是在對待假法中成就，非於對待假法外別有一中道域為佛菩薩所成。蓋落於現實行為界，佛菩薩的絕待非是笨拙的跟一切有無對待相割離。有割離即是分別，便是有對待，便不是「中」。「中道」的絕待是絕病而不絕法，它斷絕作為所有妄法根源的有得態度，却可以完全不變動其外表的紛紜雜亂相。其實在佛菩薩同體大悲裏，一切世間雜亂相悉可作為濟渡眾生的假借，與一己的冥寂同歸冥寂，與一己的無待同成無待，亦何雜亂之有？故佛菩薩說有可，說無亦可，其一切有無言說均是隨順方便法。有無並不礙於非有非無，則言之亦何妨哉？

（未完）

註：

① 「中觀論疏」卷一論「三中」時謂：『玄意』已明，今更畧述（大正藏四二、二上）。可見「中觀論疏」的三中說，是「三論玄義」四中說的撮要。

② 大正藏四五、一四中。

③ 大正藏四二、二上。

④ 大正藏四五、一四中。

⑤ 大正藏四二、二上。

⑥ 大正藏四五、一四中下。

⑦ 大正藏四二、二上。

⑧ 大正藏三四、六三五下。

⑨ 大正藏四五、一四下。